



08054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祝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

卷二十一

龍川集

一

退補齋藏板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

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

卷三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倍之者豈當時百家眾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咎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噉噉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澤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
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澤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
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
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
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
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
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
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
永無事神之曰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
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佑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
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
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

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
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
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
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
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靳乎報者而
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積
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
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
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
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
者危害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
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
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
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
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
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極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

丑孝立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繪謹以家嚴常
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
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
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
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
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
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

卷五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
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旣歿
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
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眾
中許以淵源而眞諸選首折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
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眞能爲福乎再
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
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
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

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渙涵女繆繪等謹以家祫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

卷三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塋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眾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

罪於天其來既久惇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瞻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妣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

卷五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岡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

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
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
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
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靡公以死爭屹然中時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
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攷甫三十年爲時
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
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
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

卷三十一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對言惘惘此心
實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
狂言撼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
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
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
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
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
墓草之幾生苟祭醑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
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卷三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林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語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卒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即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紼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土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

卷三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
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
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
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
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
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
友曰楚軍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

卷三

七十一

七

退補齋
藏板

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
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
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
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
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未有
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
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
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

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
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
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
今日之酌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
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石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
量寬平而自信衡履稱而不欺又愈割而不頓雖事
情之日接繫此道其坐進方權與於一官必講求於

卷三

龍川錄

十一

昆甫齋藏板

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
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酒無幾
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
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鞫訊肯明允其有無
但甘心於轢麟奄內外其同風慄應和之彌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
起爨跡當時所知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
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
骸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

遺恨嗟乎寃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濶步長趨固亦
其分亦既起之而又靳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
下耳會應有忖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
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
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
竟賁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旣第嘗以
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

卷三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
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
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
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
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
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
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
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
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躋取

於眾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眾謹曰宜豈敢徒以
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
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
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
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眾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
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
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

卷三

龍川集

西

退補齋
藏板

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旣見偉人欲極其至
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
亶亶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
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
侷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
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
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
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意弟昆之義彼此才冠
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

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
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
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
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卷三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
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
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
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土三
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
一號而生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
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
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閒亦將曰有
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
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
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
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
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

卷三

龍川集

一

是補齊
藏板

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
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
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
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
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
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
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

卷三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覺公於其間不折
以愠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
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
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緇謗者
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瀝酒一慟天不
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
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

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年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

卷三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孔聖猶曰吾哀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尙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

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
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
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
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
始乎爲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旣長往我存曷以
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
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賈

卷三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
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
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
昔公於某面未覲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
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
謂之過舉屬儉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
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
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繪紙錢於未俗具脯果酒殽
於鬯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

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尙想
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
曾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
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
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
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

卷三十三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濶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
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
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
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卒卒
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
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
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
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卷三

龍川集

六

昆補齋藏板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卽不强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

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
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
歲時一見必繾綣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
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
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
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
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
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
而酌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

哀哀叔度佻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
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
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
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
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
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
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

卷三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繫之餘始知人亦
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
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
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
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
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
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
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違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
厲已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爲

卷三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
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繚紉者是眞所謂幸
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
對慟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
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
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
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

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悖言惡動不與共較則公之

卷三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誠心爲善尙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顧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睹後生之自肆

睠前輩之日淪醉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
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尙臨風而
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
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未
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斷
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爲累天平人乎家國
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

卷三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本

可回爲此迢遞分守移換寧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
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墜竟成
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驚長驅始充
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
兄督人非友議雖余亦曰少不爲貴子獨不然曾西
所畏今幾何時賞之人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
徇俗余寧不悖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
後矣奔走未寧疾病踵至子厝安在義當一酌醉而
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乖其初心敬從

遣致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
之死於彼乎愧跼壽顏夭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
之涕

祭周賢董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
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閒者濶焉而
君惠顧不靳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
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
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

卷三

龍川集

十一

退浦齋
藏板

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
爲世所擯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
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既有闕於君
而死乃爲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
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旣曰富引養
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
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

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各輻湊君爲一笑歲晚
樽酒八十年閒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
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旣全
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
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官稱日聞還彼
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
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
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卷三

龍川集

主

退補齋
藏板

嗚呼昔君尙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於
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
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
愈昌匪初新規君家甥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
旁支君方婆婆不與世違六十非天而止於斯念昔
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囚繫莫哭
縹帷墓草若何醉此蕪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

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
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
未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予有連所遭亦等
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
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競
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
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
姑以自靖人果眾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
爲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竝念子無窮

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
苦相與爲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
女兄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
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
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
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
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旣不遂而自力家事以

卷三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克用裕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
時節相存問緩急相周綴雖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
之須者篤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
隨用而足別爲此室廬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
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
得罪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猥狂孤隻
旁無族黨子旣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慄恍
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
行營高做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卷三

龍川集

尚

退補齋
藏板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
心於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
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爲倘不貴而卽富
通閭里之有無其僮僕之甘苦旣弟昆於戚黨爰骨
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置在我而
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
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尙慨想於平生爰瀝
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顧忘夜雪之

漫山遡北風而誰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違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爲志豈小而偃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

卷三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爲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舉柩卽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溘然使我失驚眾所睹者黃金滿籬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臺有宿草我心

未明一退將之廓然此情

卷五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

卷二十四

龍川集

一

退補齋藏板

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熟知夫

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尙旣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羣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爲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昔兄之存眾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綱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爲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旣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旣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爲虛生不如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責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羶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

有他或費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
餘力發爲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迄用有成難弟
敏妙家曰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
孰在彼俊者郎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
外慕不耄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
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
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
何爲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
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疎意拙忠故不捨二十
年間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尙想音容酒傾
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爲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
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
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忤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
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汙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
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綢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
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脩然而天遊者也嗚

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飫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眾美而歛然以未善爲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爲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

卷之四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爲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眾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

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恢諧笑謔
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
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
情之至歡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
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
以爲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悃款歡愛之淺
深以爲幽明契濶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
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
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

卷十四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顧其臨時耶千卷
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爲用和千古
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
惟頤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
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
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醅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
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

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爲之酸辛而感涕而况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哀相尋如父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千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

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
言中使子賁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
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
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
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
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
之慰

眾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

卷三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
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
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
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
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
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
吾銘歸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

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
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
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復前
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
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
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爲萬事冰泮盛
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

卷三古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
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爲子
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
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
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爲此舛謬夜半
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天跼壽獨子遭乎亦我
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
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
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

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尙賢睦族以任門戶
敬老慈穉爰及行路人爲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
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德
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旣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
亦以此故我因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
道之云遠人遏其遽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
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旣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

卷三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
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未
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膺仕
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
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
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雖遘邁道則自邇盡道爲難
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
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譬嗟乎公哉
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
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
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敘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
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
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
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濶之餘故
應無憾有昭靈識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卷三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
而事業止闕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
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
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
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
後時哭君之柩溷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酌
之哀半歲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
平生獨爲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
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
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則比英游公居
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
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
能賢實父之繇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
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退陬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賢子
何爲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
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

卷十四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
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
不務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眾之本教曰孝國人
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
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
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
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

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嘆嗟慕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臨風一醉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

卷三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日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况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遮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
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
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
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
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
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
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
勤而君之耦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
患奔走欲一遺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

卷三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
失之須臾其爲傷嗟寧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
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
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厯厯也及公之
身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
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
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闢一闔夫婦繼亡

有來或遇何以占之送車雜啓

卷二

龍川集

占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閒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閭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閒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

卷三

龍川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
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
無成有美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
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
棄不足論夫人撫之綈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
感念之恩如實出己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
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

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末疾猶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

卷五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於茲盡矣汝母寧無遺憂乎亮拔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爲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平酷哉天平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過恩俄永

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
明神晚抽頭於禍患幸日暮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
有夫人之尙存願誕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
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訃音之
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
話往事以酸辛尙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
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

卷五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
盡然況於其子寧望生全孰爲此者嗚呼蒼天栽培
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
槩然必其在人爲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
不愆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
靜淵夫婦如賓烝嘗吉蠲衣不慕侈惡其傲穿食取
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
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鎔銖而較莫我扳援先德
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

必填安得形管大此幽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薦之薶羶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爲有常人之祈望爲無已年踰八十年身爲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爲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輒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爲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聳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悽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爲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爲之子者

固自爲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
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
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其所以與時偕
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
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爲人母也旣而夫人之子
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
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
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櫻其心而繇疾至死一
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爲而所可爲者
夫人旣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
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
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爲心而朋友之涕
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
有覲古人

祭趙尉夫人文

師旦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爲貧亦以養耳孰不
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旣
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

干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
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煒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旒
翩翩道出下里僎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
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
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
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
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
可以八十九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
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
或參差爲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
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爲琨逖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
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
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
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
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敝屣聖明
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寶與肩代不
乏人母儀是先睠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
素嫻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饗夫薌羶齊實
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
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
閒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爲
變遷天子曰歸起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
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
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厦屋
終始年踰八十爲人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
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

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劓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寧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

卷三五

龍川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鸞鳳梟獍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蓋亦自靖逝

者如斯萬事墮甌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
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惜揭虔妥靈斯言有証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關天地之造閨
閨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
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
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
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
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

卷三五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
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
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
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
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
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嶽音孰嗣兩姓
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

絲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
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宣亦母
之美或幹其蠱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竝起百足
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闔內之懿聞於
井里日夫旣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旣死生
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
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

卷三五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
大夫之所共歎嗟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
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
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旣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
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
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高下
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
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
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

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
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
生者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皦
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
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
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謝苙望
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

卷三五

龍川集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
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
日必揭虔而妥靈稽一奠之奇禍乖大義於平生尙
時日之可考儻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黯黯
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馨歎之或聆庶彤管之可
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
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

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
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鏹巨萬詩書是將
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
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
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
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興世皆
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

卷三五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究此大數無寧一夕困於小疴樹欲息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明友之哀託文
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
姻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
事散而之温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
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
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

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旣旨有殽旣珍爰多受
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遽以計
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
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之以誠非
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誘我以銘墓婦
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旣悉吐云胡今者猶
此驚噤所不忍見輻車卽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

卷五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
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訃余
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溯風而號有
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
先相送懼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魂
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遇
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
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腎窒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罹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匱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貿貿念汝

卷五

龍川集

古

退補齋藏板

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縞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行病輒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遭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

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囿內外
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
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髮姍
勃翠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鬪汝其有知饗此
觴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
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
既祉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

卷五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願志上恬
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
孔豐酒食惟潔職所當爲力兮必竭家道肅穆眾心
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矧姑
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爲寧忍俱棄命乖
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來貴富年不借永一生
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
登堂拜母之餘爲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
遣醉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縹緲如在

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恭人嘗誦釋迦摩尼余醉之故書紀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已出小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鳴鳩居鵲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闕儀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濶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爲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畫翬之無從庶彤管之有迹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爲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况其配也於天下爲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爲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爲無憾而人常未易

卷三

龍川集

六

臧補齋

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即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爲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爲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敘死生契濶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梁樂嬪儉素兒非已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姒有姑婺居足樂

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嗙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卷三五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爲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爲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

卷二十六

龍川集

一

退補齋藏板

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爲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爲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宣諭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

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爲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忤之良臣不堪公不爲動良臣繇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洵洵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徐論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

卷三十六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刻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

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貸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恥不卽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

卷三十六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尙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讎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贍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

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侍從臺諫條具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售

卷三六

龍川集

四

退補齋藏板

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在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爲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爲事類科斂無體民經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爲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爲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爲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

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
夏卿何爲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
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嘗以竹生穗實爲
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
疏以爲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
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况飢民
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
爲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譬牧民顧使其民
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

卷三十六

龍川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給事中王時升似樸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
天謝鐸嘗事僞楚不宜叨世賞無以不爲臣者上皆
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
數易令往往無故輒易矣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
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蔭
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
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爲虛文不
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旣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

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卽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竝行追寢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揀發諸路廂禁土軍若五分弓手就闕行在所籍爲忠勇一軍隸步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卽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

卷三十六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可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爲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

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領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鬪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爲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爲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

卷三十六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禮以肺腑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爲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西梁俊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爲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爲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

也獨以不得展省先塋松楸爲恨既有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恨矣明年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渭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渙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弟著女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握孫次適進士陳檜

卷三十六

龍川集

八

退補齋藏板

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八機栴崧雲卿架柄采棣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碧湍里三石湖之側前葬濤以行實爲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

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爲之慟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俛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爲郡朝散得封右奉議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

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旣足以爲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旣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卷三十六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板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里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爲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遠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霸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錮之以銅不可發莫能考其爲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屋壁間得數紙書言譜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一

退補齋藏板

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爲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爲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閭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爲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爲家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旣又欲以武事

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閭自放於杯酒間
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
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竊言之
昔韓信謂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叔亦信
之等夷也而湮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
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
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
妣黃氏訓武郎諱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
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

卷三十七

龍川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有二日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
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爲季子我不敢
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
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祔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
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酒掃使自是譜系一
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
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
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

其勿棄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年矣
三光五嶽渾爲一氣土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
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
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
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舉之人
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
次翁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

卷二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
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爲園池以婆娑自樂
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
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
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爲之悲傷焉其孤
將以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
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
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
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

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阜黃煥李開其婿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
做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卷三 七 龍川集

四

退補齋
藏板

靖康建炎之間故憲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入長驅而南迸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爲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懍然如老罷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爲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爲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婺之義烏皇考某累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

武端整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爲文章有聲場屋
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素閑
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爲齟齬疑僞意態
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
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
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
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
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
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
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
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
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
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

乞書之銘曰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五

退浦齋
藏板

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修尤余嘗至其門崎嶇桑
柘間得小徑並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
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
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
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
娶徐氏子男三人懂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
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
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慥泣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實
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
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
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
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
閱四年當淳熙乙未余爲易其名曰貫字冲季以觀
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
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冲季之父

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貫得
吉卜序復何心以葬貫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宰
其友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
錢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寧有己惟其生死不信是以
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婺者始爲永康人自郇公
申公相繼爲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爲侍御史以
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爲
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爲詩文便能有
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
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
日也曾祖洞祖玠父僕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
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
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湜者
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湜蓋

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爲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爲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湜嘗從予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

卷三

龍川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闥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

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劔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羸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繇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九

退補齋藏板

已乎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劔之劔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瑱子男三人琳正己頤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

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頤之有請也頤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蓋不救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卷三十七

龍川集

十

退補齋
藏本

浦江於婺爲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尙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羣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

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廊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恩意凡十二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廊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

卷二十七

龍川集

土

退補齋藏板

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廊以書來曰廊得事先生之日久廊先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廊顧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廊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廊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爲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迺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翦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竝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鵬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旣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贖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

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
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
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
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川
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者永嘉刺史
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
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
人景殊景明餘尙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
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
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
達人無聞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
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
勤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
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
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

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勛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

卷三

龍川集

古

退補齋
藏板

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意如此彼其遺憾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葬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罷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爲同姓其

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戚氏子男一人勣也女二人嫁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克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爲銘其石曰士以文進異能盡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五

退補齋藏板

攷見者蓋僅有之而况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三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尙已浦江眞溪之方氏自其諱聳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爲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恕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

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
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槩餘幼孫女
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
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
涓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
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爲誰
而况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誌銘

卷二十七 龍川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
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
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謹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
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藝孫氏子常不在二兩人
後予時尙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
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
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闢蓋加一等矣然猶較
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
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

里地雖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嗇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爲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賈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清寧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尙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旣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七

退補齋藏板

與競智角力以覲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縛略盡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爲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爲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

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爲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墾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耐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爲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旣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眇爲子眇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眇之爲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

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爲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眈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祔葬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毋居其中子左婦右旣絕復續以昌其後

卷二十七

龍川集

九

退補齋
藏板

